宋史/卷4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八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九　列傳第二百〇八　忠義四

► 卷四百五十

崔縱

崔縱，字元矩，撫州臨川人。登政和五年進士第。歷確山主簿、仙居丞，累遷承議郎、幹辦審計司。二帝北行，高宗將遣使通問，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，莫肯往。縱毅然請行，乃授朝請大夫、右文殿修撰、試工部尚書以行。比至，首以大義責金人，請還二帝，又三遣之書。金人怒，徙之窮荒，縱不少屈。久之，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，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。又以官爵誘之，縱以恚恨成疾，竟握節以死。洪皓、張邵還，遂歸縱之骨。詔以兄子延年為後。

吳安國 〈附〉

吳安國，字鎮卿，處州人。太學進士，累官遷考功郎官。以太常少卿使金，值金人渝盟，拘留脅服之，安國毅然正色曰：「我首可得，我節不可奪，惟知竭誠死王事，王命烏敢辱？」金人不敢犯，遣還。後知袁州，卒。

林沖之

林沖之，字和叔，興化軍莆田人。元符三年進士，歷御史臺檢法官、大宗正丞，都官、金部郎，滯省寺者十年。出守臨江、南康。

靖康初，召為主客郎中。金人再來侵，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，同被拘執。初猶給乳酪，迨宇文虛中受其命，金人亦以是邀之，沖之奮厲見詞色，金人怒，徙之奉聖州。既二年，過庭卒，金人逼沖之仕偽齊，不屈；徙上京，又不屈；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，幽佛寺十餘年。漸便飲茹，以義命自安，髭髮還黑。病亟，語同難者曰：「某年七十二，持忠入地無恨，所恨者國仇未復耳。」南向一慟而絕。僧窆之寺隅。洪皓還朝以聞，詔與二子官。子郁；從子震、霆。

子 郁

郁，字襲休，宣和三年進士，再調福建茶司幹官。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，求卸甲錢，郡守逃匿，卒鼓譟取庫兵為亂，殺轉運使毛奎、轉運判官曾仔、主管文字沈昇。郁聞變急入諭卒，遇害。事聞，詔各與一子官。

從子 震

震，字時勇，崇寧元年進士，仕至秘書少監。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、大觀間。

從子 霆

霆，字時隱，政和五年進士，敕令所刪定官。詆紹興和議，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，即掛冠出都門，權臣大恚怒，亦廢放以死，莆人稱為「忠義林氏」。寶慶三年，即其所居立祠。寶祐中，又給田百畝，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。

滕茂實

参见：《齊東野語》

滕茂實，字秀穎，杭州臨安人。政和八年進士。靖康元年，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，副路允迪出使，為金人所留。時茂實兄綯通判代州，已先降金。粘罕素聞茂實名，乃遷之代州，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，以慰其意。

欽宗自離都城，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。茂實聞欽宗將至，即自為哀詞，且篆「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」九字，取奉使黃幡裹之，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。欽宗及郊，茂實具

冠幘迎謁，拜伏號泣。金人諭之曰：「國破主遷，所以留公，蓋將大用。」迫令易服，茂實力拒不從，見者墮淚。茂實請從舊主俱行，金人不許，憂憤成疾，卒雲中。詵拔歸，錄所為哀詞言於張浚，浚以詵為陝西轉運判官，上其事。紹興二年，贈龍圖閣直學士，官其家三人。

魏行可

魏行可，建州建安人。建炎二年，以太學生應募奉使，補右奉議郎，假朝奉大夫、尚書禮部侍郎，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，仍命兼河北、京畿撫諭使。時河北紅巾賊甚眾，行可始懼為所攻，既而見使旌，皆引去。行可渡河見金人於澶淵，金人知其布衣借官，待之甚薄，因留不遣。行可嘗貽書金人，警以「不戢自焚」之禍：「大國舉中原與劉豫，劉氏何德？趙氏何罪？若亟以還趙氏，賢於奉劉氏萬萬也。」

紹興六年，卒。十三年，張邵來歸，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，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訴於朝，遂贈朝奉郎、秘閣修撰，先已官其二子一弟，至是，復官其一孫。

郭元邁 〈附〉

行可之使也，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，補右武大夫、和州團練使為之副，不肯髡發換官，亦卒於北焉。

閻進

閻進，隸宣武。建炎初，遣使通問，進從行。既至雲中府，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，進亡去。追還，留守高慶裔問：「何為亡？」進曰：「思大宋爾。」又問：「郎主待汝有恩，汝亡何故？」進曰：「錦衣玉食亦不戀也。」慶裔義而釋之。凡三亡乃見殺。臨刑，進謂行刑者：「吾南向受刃，南則我皇帝行在也。」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，進踴身直起，盤旋數四，卒南鄉就死。

朱績 〈附〉

進武校尉朱績亦從之，分在粘罕所。績見粘罕數日，遽求妻室。粘罕喜，令擇所虜內人妻之，績取最醜者，人莫諭其意。不半月亡去，追之還，粘罕大怒，績含笑死梃下。蓋

績求妻者，所以固粘罕也。

趙師櫝

趙師櫝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，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，屬製軍器。會寇逼尤溪，令師櫝統卒數百往戍。既行，大書於旗曰：「不與賊俱生。」人皆壯之。賊兵至，師櫝迎敵於林嶺，身為先鋒。戰十餘合，賊至益眾，師櫝所乘馬適陷田中，賊斷其左臂，師櫝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。力盡，部曲欲引遁，師櫝仰天大呼曰：「師櫝報國死於此矣。」遂沒焉。尤溪之民為之立廟戰處。樞密王楙請加褒贈，乃贈武節郎，與一子恩澤。

易青

易青者，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。初，廣東賊曾袞，本軍士也，已受招復叛。紹興六年十月，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，督諸兵討之。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，青在行中，為所執。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，謂續曰：「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眾。」青大呼曰：「勿信，所擒者我爾！」賊又言：「吾不汝殺，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。」青又呼曰：「勿聽，任賊殺我，我惟以一死報國！」賊怒焚之，青死，罵不絕口。青無妻子。事聞，特贈保義郎、閤門祗候，官為薦祭焉。

胡斌

胡斌，為殿前司將官。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，江、閩寇作，知邵武有備，未敢犯。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，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。紹定三年閏月己卯，盜眾大至，他將士皆遁，獨斌奮身迎戰，所格殺甚眾。賊益生兵，官軍所存僅數十人，或告以眾寡不敵，盍避之，斌曰：「郡民死者以萬計，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，我不綴其勢，使得脫走，則賊躡其後，無噍類矣。」遂巷戰，大呼曰：「我死救百姓！」兵盡矢窮，卒遇害，其屍僵立，移時始仆。事聞，贈武節大夫，錄其後一人。樞密院編修官王楙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，請就以「武節」為廟額，從之。

范旺

范旺，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。初，順昌盜俞勝等作亂，官吏皆散，土軍陳望素樂禍，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，旺叱之曰：「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，今力不能

討，反更助為虐，是無天地也！」凶黨忿，剔其目而殺之。

一子曰佛勝，年二十，以勇聞，賊詐以父命召之，至則俱死。其妻馬氏聞之，行且哭，賊脅汙之，不從，節解之。

賊既平，旺死跡在地，隱隱不沒，邑人驚異，為設像城隍廟，歲時祭享。紹興六年，轉運使以狀聞，詔贈承信郎，更立祠，號「忠節」。二十八年，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。

馬俊

馬俊，或曰進，太平州慈湖砦兵也。紹興二年，砦軍陸德、周青、張順等據州叛，青為謀主，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，而屠其老弱，然後擁眾渡江。俊隸青左右，得其謀，陰結其徒十人殺賊，然後諭眾開門，其徒許之。俊歸語其妻孫氏，與之訣，至南門，伺青出上馬，斫中頰，九人懼不敢前。俊與妻子皆遇害。青被傷臥旬日，賊黨散，官軍至，德、青遂伏誅。三年，贈俊修武郎，為立祠，號「登勇」。

楊震仲

楊震仲，字革父，成都府人。蚤負氣節，雅有志當世。登淳熙二年進士第。知閬州新井縣，以惠政聞。

辟興元府通判，權大安軍。吳曦叛，素聞震仲名，馳檄招之，震仲辭疾不行。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，謀於震仲，震仲曰：「大安自武興而來，為西蜀第一州，若首從其招，則諸郡風靡矣。顧力不能拒，義死之。教授非城郭臣，且有母在，未可死，脫去為宜。」因屬次秦曰：「吾死，以匹絹纏身，斂以小棺足矣。」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，趣其行益急。鵬飛宴震仲，終飲不見顏色。歸舍，然燭獨坐，夜漏至三鼓，呼左右索湯，比至，震仲飲毒死矣。次秦如其言，斂而置於蕭寺，閬郡為之流涕。

震仲之未死，先遺家人書曰：「武興之事，從之則失節，何面目在世間？不從，禍立見。我死，禍止一身，不及妻子矣。人孰無死，死而有子能自立，即不死。」自震仲死，蜀之義士感慨奮發，始有協謀誅逆者。明年，曦伏誅，蜀帥安丙、楊輔以聞，贈朝奉大夫、直寶謨閣，官二子，表其里曰「義榮」。吳獵宣諭西蜀，為之請廟與謚，名其廟「旌忠」，謚曰「節毅」。

史次秦

史次秦，眉山人。及進士第。吳曦叛，招次秦甚遽，次秦遷延固避，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，末生附子傅之，比至目益腫。次秦母年高而賢，聞次秦為曦所招，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，且曰：「恐病不足取信，以訃聞可也。」曦乃聽還。曦誅，蜀帥上其事，改秩為利路主管文字，仕至合州太守。

郭靖 〈附〉

有郭靖者，高橋土豪巡檢也。吳曦叛，四州之民不願臣金，棄田宅，推老稚，順嘉陵而下。過大安軍，楊震仲計口給粟，境內無餒死者。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，皆不肯行。靖時亦在遣中，至白崖關，告其弟端曰：「吾家世為王民，自金人犯邊，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，避難入關，今為曦所逐，吾不忍棄漢衣冠，願死於此，為趙氏鬼。」遂赴江而死。

高稼

高稼，字南叔，邛州蒲江人。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。嘉定七年進士。調成都尉，轉九隴丞。丁內艱，免喪，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。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，改辟本司幹辦公事。

稼持論不阿，憂世甚切，及鄭損為制置使，即求去。朝廷以稼贊閫有勞，未幾，改知綿谷縣。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，請盡廢之，此蓋紹興、隆興之間得旨為之者。令下，民疑，為之罷市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。稼弟定子，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，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，得存其半，公私僅濟。歲大饑，有司置弗聞，稼捐橐中裝，市粟以食之，全活甚眾。損之入蜀也，稼同產弟了翁誦言於朝，謂必敗事。損銜之，遂劾稼罷。

寶慶三年，元兵至武階，損棄沔而遁。桂如淵鎮蜀，辟通判沔州，尋檄兼幕職。稼首言：「蜀以三關為門戶，五州為藩籬，自前帥棄五州，民無固志，一旦敵至，又有因糧之利，或遂留不去。今亟當申理，俾緩急有所保聚。」如淵然之，乃創山砦八十有四，且募義兵五千人，與民約曰：「敵至則官軍守原堡，民丁保山砦，義兵為遊擊，庶其前靡所掠，後弗容久。」

北兵由東道以入，如淵憂之，辟稼知洋州。稼日夜為守禦計，以洋居平地，無一卒以守，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，而自任其餉給。李心傳為言諸朝，不報。及鳳州破，制置司始從稼請，調金州兵赴之，而兵不時至。漢中陷，梁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。稼乃移屯黃金渡，收散卒，招忠義，以制置司之命，致故將陳昱於安康，委以收復之任。昱部分諸軍，召青座、華陽諸關守將，皆以兵來會，凡得三千人，稼竭洋之帑廩贍之。以州事付通判，而自假節制軍馬，督諸將繼進。沔州破，北兵迫大安，益昌大震，稼亟命趨沔，自至西縣援之。

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，制置司檄其守米倉，稼移書曰：「今日之事如弈棋，所校者先後爾。苟以分水、三泉、米倉為可保，敵兵若自宕昌、清川以入，將孰禦之？盍以興、沔、利三戎司分駐鳳州，俾制司已招之忠義、關表復讎之豪傑，聯司以進，兵氣奪矣。」如淵遲疑不決。逮天水、同慶被屠，西和圍益急，始會軍民之眾萬人援之，道梗不得前，而城已破矣。俄報砦窠、七方之師皆潰，稼率遺民駐廉水縣，召集保甲，分布間道，以保巴山。當是時，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。

如淵既罷，李　　代之，以稼久勞，請改畀內郡，差知榮州。殿中侍御史汪剛中，如淵黨也，欲使稼分其罪，乃謂蜀之敗實由稼，遽罷之，又削二官。李心傳見上，訟稼無罪，不當罷。

宣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閬州。未幾，伯固去官，制置使趙彥吶以參議官辟之。制置司近漢中，稼言漢中蕩無藩籬，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。彥吶以委稼，稼至原，繕營壘，峙芻糧，比器甲，開泉源，守禦之規，罔不備具。會召還，彥吶密奏留稼，以直秘閣知沔州、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。始至，告於神曰：「郡當兵難之後，生聚撫摩，所當盡力，去之日，誓垂橐以入劍門。」乃葺理創殘，招集流散，民皆繈負來歸。

北兵入西和，薄階州，稼贊彥吶登原督戰。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。進稼三官，為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，措置西路屯田。稼嘗代彥吶論蜀事利害，上嘉覽之。

北兵自鳳州入，東軍不能禦，遂搗河池，至西池谷，距沔九十里。吏民率逃，議欲退保大安。稼白彥吶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，能進據險地，以身捍蜀，敵有後顧，必不深入；若倉皇召兵，退守內地，敵長驅而前，蜀事去矣。」彥吶曰：「吾誌也。」已而竟行，留稼守沔。

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，距沔六十里。沔無城，依山為阻，稼升高鼓譟，盛旗鼓為疑兵。彥吶至置口，輟帳前總管和彥威，以軍還沔，召小將楊俊、何璘悉以兵會，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。璘軍無紀律，稼捕其縱火者三人，誅之。未幾，北兵大至，璘遁。其眾皆潰，遂下沔州。

先是，友聞戍七方，知沔不可守，勸稼移保山砦，而自將所部助之。稼曰：「七方要地，不可棄，吾郡將也，城亦不可棄。即事不濟，有死而已。」先二日，子斯得侍，以時危任重為憂，稼舉田承君「五日不汗」之言語之，且曰：「吾得死所，何憾！」又以書告李心傳曰：「稼必堅守沔，無沔則無蜀矣。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。」及事迫，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，稼厲聲曰：「我以監司守城郭，爾以幕客往來應援，各行其志！」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稼少避，稼不為動。城既陷，眾擁稼出戶，稼叱之不能止，兵騎四集圍之，遂死焉。詔進稼七官，為正議大夫、龍圖閣直學士，謚曰「忠」。後以子斯得執政，累贈太師。

稼為人慷慨有大志，聞人有善，稱之不容口；不善，面折無所避。推轂人士，常恐不及，視財如糞土。死之日，聞者莫不於邑流涕。所著有《縮齋類藁》三十卷。斯得自有傳。

曹友聞

曹友聞，字允叔，同慶栗亭人。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。少有大志，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。登寶慶二年進士。授綿竹尉，改辟天水軍教授。

城已被圍，友聞單騎夜入，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。兵退，制置使製大旗，書「滿身膽」以旌之。已而兵復至，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，得健士五千人。制置使李　　檄管忠義，領所部守仙人關，且行且戰，至峽口據險。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陣，還所掠四州人畜。至秦填，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，力不能敵。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，身冒矢石，為士卒先。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。兵退，制置使檄捍七方關。

北兵東破武休關，已而破七方，遂入沔州金牛，至大安，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，進戰敗死之，遂長驅入劍門。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，取間道過氈帽山，至青蒿埧，戰於白水江中流。兵退，制置司檄駐閬州。叛將魯珍為陳隆之所斬，珍部曲肆焚劫，友聞討斬其將郭虎、藺廣、楊仲等，餘黨散去。檄知天水軍。

北兵入鳳州，略河池，抵同慶。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、統領張祥，授以方略出戰。兵至城下，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，偃旗伏鼓，戒士卒，俟漸近，鳴鼓張旗，矢石並發。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，自提重兵尾敵後，大戰有功。端平初，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、青蒿谷，前後大戰數合。制置使上其功，特授承務郎，權發遣天水軍。

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，友聞曰：「階雖非吾境，豈可坐視而不救。」遂引兵與諸軍會。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為先鋒，統制夏用出其左，張成出其右，總管陳庚及萬、友諒往來督戰。有功，制置使趙彥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，任責措置邊面，換武翼大夫、閤門宣贊舍人，差權利州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制，駐紮石門，控扼七方關。

明年，北兵破武休關，入沔陽，利路提刑高稼死之。制置使進屯青野原，被圍，友聞曰：「青野為蜀咽喉，不可緩。」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，屢戰有功。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，制置使奇萬之勇，令督諸軍戰守。兵退，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，夜半截戰，圍遂得解。特授武德大夫、左驍騎大將軍，依舊利州駐紮御前諸軍統制。

北兵破沔州，搗大安，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、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，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。友聞登溪嶺，手執五方旗，指麾甫畢，兵數萬突至陽平關，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，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，左右馳射。兵退，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：「敵必旋兵攻雞冠隘，宜急援之。」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，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，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，王資、白再興又自隘出戰，蹀血十餘里，兵乃解去。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，依舊左驍衛大將軍、利州駐紮御前諸軍統制，兼沔州駐紮，兼管關外四州安撫，權知沔州，節制本府屯戍軍馬。弟萬差知同慶府、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，仍舊總管忠義軍馬，節制屯戍軍馬，董仙駐紮，專與沔、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。

明年，友聞引兵扼仙人關。諜聞北兵合西夏、女真、回回、吐蕃、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，友聞語萬曰：「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，眾寡不敵，豈容浪戰。惟當乘高據險，出奇匿伏以待之。」北兵先攻武休關，敗都統李顯忠軍，遂入興元，欲衝大安。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。友聞馳書彥吶曰：「沔陽，蜀之險要，吾重兵在此，敵有後顧之憂，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。又有曹萬、王宣首尾應援，可保必捷。大安地勢平壙，無險可守，正敵騎所長，步兵所短，況眾寡不敵，豈可於平地控禦。」彥吶不以為然，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。友聞議為以寡擊眾，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。乃遣萬、友諒引兵上雞冠隘，多張旗幟，示敵堅守。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，密往流溪設伏。約曰：「

敵至，內以鳴鼓舉火為應，外呼殺聲。」北兵果至，萬出逆戰，敵將八都魯擁萬餘眾，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，矢石如雨。萬身被數創，令諸軍舉烽。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、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，擊敵後隊；敢勇軍總管夏用、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，擊敵中隊；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、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，擊敵前隊。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，疾馳至隘下，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，前軍不動，大兵伏三百騎道旁，虎眾銜枚突戰。會大風雨，諸將請曰：「雨不止，淖濘深沒足，宜俟少霽。」友聞斥曰：「敵知我伏兵在此，緩必失機。」遂擁兵齊進。友聞入龍尾頭，萬聞之，五鼓出隘口，與友聞會。內外兩軍皆殊死戰，血流二十里。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，經雨濡濕，不利步鬥。黎明，大兵益增，乃以鐵騎四面圍繞，友聞歎曰：「此殆天乎！吾有死而已。」於是極口詬罵，殺所乘馬以示必死。血戰愈厲，與弟萬俱死，軍盡沒，北兵遂長驅入蜀。

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，嘗以名馬遺友聞，還師過戰地，歎曰：「蜀將軍真男兒漢也。」盛禮祭之。事聞，特贈龍圖閣學士、大中大夫，賜廟褒忠，謚曰「毅節」，官其二子承務郎，婿迪功郎。萬特贈武翼大夫，二子成忠郎。

陳寅

陳寅，寶謨閣待制咸之子。漕司兩貢進士，以父恩補官，歷官州縣。紹定初，知西和州。西和極邊重地，寅以書生義不辭難。北兵入境，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，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。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。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，恃以為固，已而進徙它郡，遂無固志。寅獨留其二子並闔門二十八口，曰：「人各顧其家，將誰共守？」乃散資財以結忠義，為必守之計。

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，以降者為先驅。寅草檄文喻之，自執旗鼓，激厲將士，迎敵力戰，矢石如雨。師退，詰旦，增兵復來，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，晝夜數十合，兵退。制置司以寅功遍告列郡。北兵伐木為攻具，增兵至數十萬，圍州城。進素與寅不協，寅有功，尤為諸將所忌。至是求援甚急，久之，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，率皆觀望不進，銳甫進七方關，瑀未及仇池，皆以路梗告。寅率民兵晝夜苦戰，援兵不至，城遂陷。

寅顧其妻杜氏曰：「若速自為計。」杜厲聲曰：「安有生同君祿，死不共王事者？」即登高堡自飲藥。二子及婦俱死母傍。寅斂而焚之，乃朝服登戰樓，望闕焚香，號泣曰：

「臣始謀守此城，為蜀藩籬，城之不存，臣死分也。臣不負國！臣不負國！」再拜伏劍而死。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。一子後至，亦欲自裁，軍士抱持之曰：「不可使忠臣無後。」與俱縋城，亦折足死。制置司以聞，詔特贈朝議大夫、右文殿修撰，賜錢三千緡，即其所居鄉、所守州立廟。久之，加贈華文閣待制，謚「襄節」。

賈子坤

賈子坤，字伯厚，潼川懷安軍人。嘉定十三年進士。為西和推官，攝通判。關外被兵，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。城陷，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。追贈承議郎，封其父崧承務郎。官其子仲武宣教郎、隆州簽判，改奉議郎、果州通判，卒。

仲武子昌忠、純孝，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。純孝揚州教授，受知帥李庭芝，調江淮總幕。北兵下江南，二王在福州，以史館檢閱召，辭。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，尋授秘書丞，擢吏部郎中。丁母憂，起復為右司，轉朝散郎。厓山師敗，純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。

劉銳

劉銳，知文州。嘉熙元年，北兵來攻，銳與通判趙汝鬳乘城固守，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，殺傷甚多。拒守兩月餘，援兵不至，城中無水，取汲於江。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，編置此州，夜逾城出降，獻女大將，告以虛實，敵遂增兵攻城甚急，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。銳度不免，集其家人，盡飲以藥，皆死，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、告命焚之。家素有禮法，幼子同哥才六歲，飲以藥，猶下拜受之，左右為之感慟。

汝鬳，宣城人，善射。城破被執，先斷其兩臂，而後臠殺之。銳及其二子自刎死，軍民死者數萬人。

蹇彝

蹇彝，潼川通泉人。嘉定二年進士。累官通判金州。端平三年，北兵攻蜀，彝堅守，戰不能敵，被擒，不屈而死。其子永叔復力戰，城破，舉家死焉。弟維之，紹定五年進士。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，亦迎敵力戰而死，特官其子。

何充

何充，漢州德陽人。秘書監耕之孫。通判黎州，攝州事，預為備禦計。及宋能之至，建議急於邛崍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，親督程役。俄關破，充自刺不死，大軍帥呼之語，許以不殺。充曰：「吾三世食趙氏祿，為趙氏死不憾。」帥設帟幄環坐諸將，而虛其賓席，呼充曰：「汝能降，即坐此。」充踞坐地求死，遂罷。它日又呼之，欲辮其發而髡其頂。曰：「可殺不可髡。」又使署招民榜，充曰：「吾監州也，可聚吾民使殺之耶？即一家有死而已，榜必不可署。」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，皆卻之。自是水飲絕不入口。敵知其不可強，將剮之，大將曰：「此南家好漢也，使之即死。」於是斬其首。

充妻陳罵不絕口。初，充之見呼也，陳必以一家往。帥曰：「不呼汝，何以來？」陳曰：「吾求死爾。」及充死，東望再拜曰：「臣夫婦雖死，可以對趙氏無愧矣。」眾以石擊殺之。

方充夫婦之嬰禍也，親戚勸其苟免，充正色曰：「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，汝等自求生可也。」於是上下感泣，願同死者四十餘人。男士麟、孫駒行、從子仲桂先充而死，惟長子士龍得免。

許彪孫

張桂 金文德 曹顏 〈附〉

許彪孫，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。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。景定二年，劉整叛，召彪孫草降文，以潼川一道為獻。彪孫辭使者曰：「此腕可斷，此筆不可書也。」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。

整既降，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，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。納溪曹贛闔門死之。

胡世全

景定四年，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，遇敵兵戰敗死。

龐彥海

咸淳二年，北兵取開州，守將龐彥海死之。

江彥清

德祐元年，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、推官唐奎瑞以城降，珍州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。

陳隆之

陳隆之，不知所仕履。為四川制置使。淳祐元年十一月，成都被圍，守彌旬，弗下。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，北兵突入，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。檻送隆之至漢州，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，隆之呼夔語之曰：「大丈夫死爾，毋降也！」遂見殺。後五年，提刑袁簡之上其事，特贈徽猷閣待制，合得恩澤外，特與兩子恩澤，賜謚立廟。

史季儉 〈附〉

又有史季儉者，威州棋城主簿也。成都之陷，子良震與婿楊城夫爭相為死，各特贈兩官，與一子下州文學。

王翊

王翊，字公輔，郫縣人。寶慶元年進士。吳曦嘗招之入幕，及曦以蜀叛，抗節不拜，為陳大義。曦怒，囚翊，欲烹之，曦誅而免。

嘉熙元年，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，先遣其家歸鄉里，為文訣先墓，誓以身死報國。及北兵至，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，黼倉卒迎敵，敗死。翊與司理王璨、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。兵入公署，見翊朝服危坐，問為何人，曰：「小官食天子之祿，臨難不能救，死有餘罪，可速殺我。」又問何以不走，曰：「願與此城俱亡。」北兵相謂曰：「忠臣也。」戒勿殺。敵縱火大掠，翊以朝服赴井死。兵後，其家出其屍井中，衣冠儼如也。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。

兵屠漢州，權州事劉當可、判官邵復、錄事參軍羅由、司戶參軍趙崇啟、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。復，雍六世孫也。入眉州，知丹棱縣馮仲燁死之。取簡州，簡守李大全死之。邛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，力盡而死。

文州守劉銳、通判趙汝鬳相誓死守，更迭出戰，被圍旬有五日，汲道絕，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，至吮妻子之血，卒無叛志。城垂陷，汝鬳猶提雙刃入陣，中十六矢，被執以死。銳先殺其妻，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。師至遂寧，民兵趙朋拒戰，左臂已斷，而戰不休。

至重慶，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，兵欲殺其母，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，不聽，卒殺之。天啟與其妻呼天大罵，大將奇天啟貌，欲活之，謂之曰：「汝從我，當共富貴。」天啟愈奮罵，於是夫婦同死。事聞，翊、汝鬳皆立廟賜謚，餘褒恤有差。

寶祐六年，北兵拔吉平隘，守將楊禮、周德榮死之。拔長寧，守將王佐父子俱死。至閬州，推官趙廣死之。至蓬州，轉運使施擇善死之。至順慶，帥守段元鑒城守，麾下劉淵殺之以降。

李誠之

李誠之，字茂欽，婺州東陽人。受學呂祖謙。鄉舉第一，後入太學，舍選亦第一。慶元初，釋褐為饒州教授。丁父母憂，廬墓終喪。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，遷刑、工部架閣，擢國子學錄，以言罷。

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。使稱提會子，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，誠之以為擾。使者不悅曰：「商君之令，猶能必行，今乃齟齬如此。」誠之愀然曰：「使君儒者，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？」遂辭去。使者遜謝，罷令而後止。

改通判常州，知郢州。知金人必敗盟，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。移知蘄州。蘄自南渡以來，未嘗被兵，誠之曰：「備禦無素，長驅而來，將若之何？」相視城壁而增益之，備樓櫓，築羊馬牆，教閱廂禁民兵，激之以賞，積粟四萬。先是，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，誠之一無所受，寄諸公帑，以助兵食。

嘉定十四年二月，金人犯淮南。時誠之已逾滿，代者不至，欲先遣其孥歸，聞難作而止。喟然謂其僚曰：「吾以書生再任邊壘，行年七十，抑又何求，獨欠一死爾。當與同僚戮力以守，不濟則以死繼之。」乃選丁壯分布城守，募死士迎擊，遇於橫槎橋，大破之。居數日，金人擁眾臨沙河，欲渡，又破之。明日，金兵大至，決湟水，焚戰樓，又拒退

之。明日，金移兵要衝，為必渡計，蘄兵直前奮擊，殺其酋帥。金人雖屢挫，然謀益巧，攻益力。未幾，傅城下，圍之數重，遂燔木柵。誠之出兵禦之，又殺其將卒數十人，奪所佩印。三月朔，金人攻西門，射卻之。俄造望樓以窺城，誠之為疑兵以示之。又使持書來脅降，誠之戮之，而還其書。越二日，金人以攻具進，誠之設械禦之，夜出搗其營。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，金人卒不得志。

會黃州失守，併兵為一，凡十餘萬。池陽、合肥援兵敗走，朝命馮樦援二郡，樦至境，遷延不進。誠之激厲將士，勉以忠義。城陷，率兵巷戰，殺傷相當。子士允力戰死，誠之引劍將自剄，呼其孥曰：「城已破，汝等宜速死，無辱！」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。事聞，贈朝散大夫、秘閣修撰，封正節侯，立廟於蘄，賜名褒忠，賻銀絹二百，仍賜爵迪功郎者三，贈其妻令人，士允通直郎，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。從誠之之死者，通判州事秦鉅。

秦鉅 〈附〉

秦鉅，字子野，丞相檜曾孫。通判蘄州。金人犯境，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。求援於武昌、安慶，月餘，兵不至。策應兵徐揮、常用等棄城遁。城破，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，死傷略盡。鉅歸署，疾呼吏人劉迪，令火諸倉庫，乃赴一室自焚。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，識其鉅也，冒火挽出之。鉅叱曰：「我為國死，汝輩可自求生。」掣衣就焚而死。次子浚先往四祖山，兵至亟還，與弟濯從父俱死。特贈鉅五官、秘閣修撰，封義烈侯，與誠之皆立廟蘄州，賜額褒忠，贈浚、濯通直郎，賻以銀絹各二百。

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，防禦判官趙汝標、蘄春主簿寧時鳳、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，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。

時統制官孫中，小將江士旺、陳興、曹全、丘卞，軍士李斌等皆鬥死。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，僅以身免，而全家十六人皆沒。淳祐十二年，特封鉅義烈顯節侯。黃州之陷，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